

# 屈辱一跪,只为蓝天下不屈辱地生存

## ——山西临汾村民集体下跪要求化工厂停产事件调查



### 核心提示

3月6日上午,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魏村镇吴家庄,经过一条平整的水泥小道,穿过走廊迈进堂屋,老陈家宽敞、干净,有着简陋的茶几和沙发的这间堂屋沐浴在淡淡的阳光里,门和窗户都开着,气流通畅。

门窗都开着,这在以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2006年下半年,村东头建了一家化工厂,排出的臭气污染了整个村庄。村民多次努力向上反映无果,无奈之下,竟于2008年3月1日集体下跪在工厂门口。事情传出,震惊全国。

如今,当地政府已经关停工厂设备,但对其处理结果能不能达到村民所要求的最低限度“化工厂彻底搬离”,村民张吉良站在村头大片的土地上发出一声叹息。

晚报记者 牛亚皓 文/图

## 村民老陈不堪回首的灰色日子

陈根宝,四十来岁,眼窝深陷,瘦、黑,发质硬,头发乱,有稀疏白发,吴家庄村民。被问起何时开始门窗紧闭,他瞪着眼睛,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

对老陈来说,那大概是很漫长的一段日子。“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,我们的生活就陷入一团糟。”老陈双手抱着头说。2006年下半年村东头建起了一个化工厂,每当东南风一起,厂里排出的废气就笼罩了全村。

“那气体奇臭无比。”村民张吉良坐在自家屋里不自觉地揉了揉鼻子,“那种臭味形容不出来,就像地里打的化肥铵。”

“比碳酸厉害得多。”老陈抓了抓头发说,“闻了一会儿就感到头疼、反胃、恶心难受。”老陈家住在村最东头,成了全村最受苦的一家。

老陈说,尤其是天热的时候,屋子里闷热,但不敢将窗户打开,不敢到院子里去,在外面就紧紧地捂着鼻子,做饭时到屋外去铲一块煤球,铲到了赶紧跑进屋关上门。“那臭味一般是早上8点多就开始了,一直持续一两个小时,有时候到了中午1点多又开始了,到3点,味更大,下午、晚上都有,不一定啥时候儿。”老陈咬着牙说,掌握不了它的规律,只能紧紧关闭门窗,“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啊。”

不止这些,老陈的妻子李全爱还因此鼻炎加重,现在每天不能离药。“没有药,整个鼻子就算废了。”李全爱拿起茶几上的一包药说,以前感冒了吃点感冒药就抵抗了,自从臭味弥漫后,鼻子不通得厉害,堵得头疼得很。

按其他村民的理解,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,“关键是下一代”。很多小孩在村中心小学上学,小学也在村东头,臭味影响了孩子的健康和学习,学校曾经一度停课。

而岁数更大一些的张吉良更关心麦苗和杨树,化工厂排出的废水烧烂了厂子附近几亩杨树的树根,小树都死了。“不知道其他人咋样,我是不会吃今年夏天打出的麦子。”李全爱摆着手进了里屋。



3月6日,当地村民远远指着化工厂向记者介绍情况

3月1日村民下跪场景(资料图片)

## 下跪,他们要蓝天,他们要生存

这样糟糕的生活环境,不可能一直忍受下去。老陈第一个找到化工厂。

化工厂叫山海化工厂。老陈说,2006年10月,他一个人找到厂长反映臭气问题,岂料厂长伸开手说:“哪有臭味,哪儿有?”老陈就将厂长拉到厂外,“但厂长笑笑,好像闻不见”。

再后来,老陈的单独行动变成村民的集体抗议。

张吉良说,2007年上半年开始,村民自发向上级反映山海化工厂污染全村的事,先是到吴家庄村委会,“村委会不管”就到魏村镇镇政府,“镇里也不管”,他们就打尧都区的区长热线,而区里又让镇政府负责解决。

“村民联合跑了很多回,反正上级部门就是踢皮球。”张吉良皱着眉头说,后来村民还

联合起来请律师告状,告状结果不言自明。

直到2008年2月28日这一天,焦躁不安的村民开始“闹事”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在村中一截砖墙边小声地说,2月28日村民自发上坡围到山海化工厂门口,挡住了要进出的车。没多久,土坡下一溜烟跑来了13辆出租车。车里下来五六十个武校的学生,进门后,厂方搬来一捆耙,分发给武校学生。双方僵持。

2月29日,村民又围到化工厂门口,几个年轻人在坡下岔道口堵车,后“镇派出所抓人,两个娃子被抓走,一个姓唐,一个姓张”,村民到派出所要人,天黑时二人被放。

这两天,厂方没有负责人与村民进行正面交涉,双方有冲突,有一人在冲突中受伤,现在在医院。知情人拒绝透露受伤者的姓名。

3月1日,震惊全国的事情发生了。

陈根宝参与了整个过程。他喘着气说,当天下午三点多,200多名村民围堵在山海化工厂的大门口,他和另外一人在前方一侧扯着白底黑字的条幅,上写着:“我们要蓝天,我们要生命”。正喊着,走在最前面的几名妇女突然跪在地上,前几排的人随之都跪了下来。当时有《大公报》的记者在场并拍下照片,拍照后跪地的人起身。

那时,张吉良的妻子站在土坡下。她说,人群中后排也有人跪下,也有男人,共有五六十人下跪,这其中没有学生,因为当时小学生正在上课。下跪者不全是吴家庄的,也许还有梁家庄和吉家庄的。原因是,这两个相邻的村子的孩子也到吴家庄中心小学上学。

当晚7时,村民散去。

## 有人在查谁最先向媒体透露了消息

男子站在门内,另有一名拿着手机站在斜坡上。一辆拉货的马车慢条斯理地走来,马尾巴甩着进了大门。

“要不是我表弟领着你来,我根本不敢见你。”3月6日中午,张吉良埋伏在山海化工厂附近的草丛里,对记者叹道,现在吴家庄的村民已经没人敢出头和记者说话,也没人敢到化工厂的门口来,因为有人在查是谁最先向媒体透露了消息。

果然,当记者要求采访3月1日在最前排下跪的x雪梅(姓氏不详)时,她拒绝了采

访。当时,陈根宝家大门前走着个正推一车柴火的村民,也急忙摆手退回。

3月5日,陈根宝被魏村镇镇长史大胜叫走谈话,老陈告诉史大胜:村民最底线的要求是,山海化工厂必须搬离。

3月6日中午,“史大胜很忙”,魏村镇一位陈姓工作人员说,“他在跟接待国家安全生产管理总局和临汾市纪检委的人员说话,已经谈了一个多小时了。”

“现在村民只有等待结果。”张吉良摇摇头,结果是什么,不好说。

## 最好的耕地上是一个又一个工厂

张吉良摇着头说话的时候,站在紧邻老陈家的一条羊肠小道上。顺着他的手指,记者看到,西北方不远处有一座破旧的小楼,为吴家庄中心小学,彼时恰是课间休息时分,一溜小学生站在第二层楼的走廊里扶着栏杆,有的在跳着,嬉闹声清脆可闻。转过头来,眼光掠过一片一片麦地,停在一排高高的铁架子上,铁架子连着厂房,这里就是山海化工厂。

记者了解到,山海化工厂主要生产二氯苯氨,同时亦生产一定分量的固光。这两类产品都属于高污染危害品,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高浓度的苯化物和氯气,这些污水和废气若不经适当处理随便排放,将会造成严重危害。

2006年9月,村民没人知道这个化工厂

会为自己的村庄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“那时说要建设化工厂,要占大家的地,以为和以前一样。”张吉良拉了拉头上黑色的帽子,神情忧伤,他爬上路旁的高坡遥望:吴家庄是一个四方块的小村子,共800亩地,人口500多,西边紧挨着梁家庄。吉家庄在天寿山山脚下,抬眼望去一片烟尘飘渺。

村东头的山海化工厂占了吴家庄十几亩地,占梁家庄的更多。就在山海化工厂的周围,有制药厂、铁厂、洗煤厂、炼焦厂、吴家庄化工厂共六家工厂,占了吴家庄200多亩地。“炼焦厂占的140多亩地都是一类田,最好的地。”张吉良咬着嘴唇说,当年建炼焦厂之前厂方将占地户主都叫到跟前,签订协议书,协议书上说厂子占几亩地赔多少钱,集体分红。

“大家原想会得到好处,可到最后却是根据粮食的产量赔的钱。以后的几个厂子占的地,有的村民一亩地一年只得200多元,种庄稼收入比这还多呢。”

羊肠小道快走到头了,身边是大片大片的荒地,遍地长草,荒草一直蔓延到山海化工厂的围墙下。“这片地荒了3年多了,60多亩。”张吉良无力地说。

记者随后获悉,事件发生后,在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专门打电话作出指示,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刘志杰也作出批示。临汾市尧都区成立事件处理工作组,奔赴现场进行处理。环保部门查封化工厂对其实施关闭,并对涉案人员进行查处;纪检监察部门对政府监管部门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。